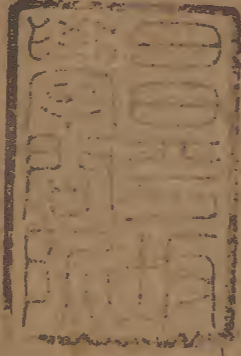


中原文獻  
子六



漢書門類			
九	七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二	一	七	二

內閣文庫			
九	六	六	四
冊	架	函	號
二	一	七	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64	
冊數	20 ( 15 )		
函號	360	124	

共二十冊

十五



新鐫焦太史彙選中原文獻子集卷

賈子

漢草文庫

名誼洛陽人文帝召為博士後為梁大傳著新書其書具條奏治安策及雜引禮樂政術通達國體然除漢書所載餘亦難得粹者

連語

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羿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讎凡欲引子一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

中原文獻子集

可與為惡。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豎貂子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下勝憂矣。故其可憂者，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

春秋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以糝。毋敢以粟。於是倉母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糝。吏以請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以糝食鴈，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與？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間之，皆知其私積之，公家為一體也。

以糝食鳧鴈，爰民非愛粟也。囊謂之語深，淳君民一體，意即有若惻又向陳何

詩也

官人

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以身先焉。取大臣之禮。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以令至焉。取廝役之禮。以令召矣。師至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並見。大臣奏事。則俳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並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有大臣可以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以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閒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修政語上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多。使人味言。然後聞者。其得言也少。

淮南子

名安淮南厲王長子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  
統仁義著書二十一篇號鴻烈鴻大烈明也以為  
大明道之言雖其書辯博雜駁然殊多新特而於  
理亦有卓然者奈何叛漢國廢故君子鮮取焉

原道訓

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成化象而弗宰。跂吉行喙  
息弁。蠖宣飛。螻軟動。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而後死。莫  
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  
而不加富。布施棄授而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微而

縣猶小也。勤猶  
盡也。

忽恍無形貌故  
曰無形像洞達  
也道動有所應  
故曰不虛動  
卷舒屈伸也悅  
仰降也  
為治也

距爪也詹何娟  
嫫古善釣人  
數沐也

扞張也亦引也  
暴暴新所出地  
名衛利也黃帝  
鑄鼎於荆山鼎  
湖得道乘龍上  
仙其臣援弓射  
龍欲下黃帝而  
不能也于是抱  
弓而號因名其  
子為烏號之子  
八風東方谷風  
東南方清明風  
南方凱風西南  
風西闔闔風  
西北方不周風  
北方廣莫風東  
北方融風

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兮恍兮。不可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幽兮明兮。應無形兮。遂于洞兮。不虛動兮。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鈎箴芒距。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嫫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射者

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夫削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筭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修道理之數。曰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曰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

兵猶火也強則  
盛盛則衰故曰  
則滅以火論也

蹙履也

質的射之準執  
詳於戈之鐔也

予戈之功又在  
前蘇化難頓在  
後故無患  
發動疑如脂疑  
也周調數術也  
合於時入行則  
行時止則止道  
常隨事為變不  
必待於先人事  
當在後趨時當  
居先

此言量也

事者未嘗不中。爭利者未嘗不窮也。

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已者。至於若已者而同。柔勝出於已者。其力不可量。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斷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

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蹙之。先者墮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已矢質的也。猶鐔頓之與办办。犯難而鐔無

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

所謂後位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疑竭而不流。貴其同於數而合於時也。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及。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

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修極於無窮。遠逾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上天則為雨

一技行蟻小虫  
既盡也

遁遠也錯繆相  
紛彼此相亂也  
水流金石利也  
舟船所載無有  
重強也忽區忽  
况之區遭回猶  
委曲也  
鴻大洞通也  
紛轉也

園圃也

傳著旌旌象以  
象牙為飾也朝  
歌紂都鄙邑紂  
使師消作鄙邑  
靡又之樂齊列  
也靡曼美色

營惑也

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成大色  
羣生而無好憎澤及蚊虻饒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  
既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把  
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  
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利貫金石強濟天下動溶無  
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遭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  
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  
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無所左而無  
所右蟠委錯紛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

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園則名實同居音  
之數不過五而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而五味之化不  
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  
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味者甘立而五味亨矣色者白  
立而五色成矣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

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傳旌象耳聽朝歌北鄙靡靡  
之樂齊靡曼之色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戈高鳥走  
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  
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若有所亡  
也是何則不以内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  
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不得須臾平察其所以不



不得其形不得  
樂之形也

得其形。而日以傷生。失其得者也。是故內不得於中。稟  
授於外。而以自飾也。

夫心者五藏之主也。所以制使四支。流行血氣。馳騁於  
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得於心。  
而有經天下之氣。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  
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

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  
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  
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得而已。自  
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矣。又焉

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  
則與道為一矣。

併真訓

夫目視鴻鵠之飛耳。聽琴瑟之聲。而心在鴈門之間。一  
身之中。神之分離。剖判六合之內。一舉而千萬里。是故  
自其異者視之。肝膽胡越。自其同者視之。萬物一園也。  
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若夫墨楊申商之於治道。猶蓋之  
無一椽。而輪之無一幅。有之可以備數。無之未有害於  
用也。已自以為獨擅之。不通於天地之情也。

是故神越者其言華。德蕩者其行偽。至精亡於中。而言

幾散也

糞汚也

行觀於外。此不免以身役物矣。夫趨舍行偽者。為精求於外也。精有湫盡而行無窮極。則滑心濁神。而惑亂其本矣。其所守者不定。而外淫於世俗之風。所斷差跌者。而內以濁其清明。是故躊躇以終。而不得須臾恬澹矣。水之性真清。而土汨之。人性安靜。而嗜欲亂之。夫人之所受於天者。耳目之於声色也。口鼻之於芳臭也。肌膚之於寒燠。其情一也。或通於神明。或不免於癡狂者。何也。其所為制者異也。是故神者智之淵也。淵清則智明矣。智者心之府也。智公則心平矣。

夫鑑明者。塵垢弗能墮。倭神清者。嗜欲弗能亂。精神已

越於外。而事覆返之。是失之于本。而求之於末也。外內無符。而欲與物接。弊其玄光。而求知之於耳目。是釋其炤。而道其冥也。是謂之失道。

夫夏日之不被裘者。非愛之也。燠有餘于身也。冬日之不用翳殺者。非簡之也。清有餘于適也。夫聖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節于已而已矣。貪汚之心。奚由生哉。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趨行求者也。

今夫樹木者。灌以澆繁水。疇以肥壤。一人養之。十人拔之。則必無餘榦。葉又况與一國同伐之哉。雖欲久生。豈

言心之神明不可容外物之撓情事之感  
灑水暴溢也

可得乎。今盆水在庭，清之終日，未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察。方負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盆水之類也。况一世而撓滑之，曷得須臾平乎。

夫歷陽之都，一夕反而為湖，勇力聖智與罷怯不肖者同命。巫山之上，順風縱火，膏夏紫芝與蕭艾俱死。故河魚不得明目，穉稼不得育時，其所生者然也。故世治則危者不得獨亂，世亂則智者不能獨治。身蹈於濁世之中，而責道之不行也，是猶兩絆騏驥而求其致千里也。

覽冥訓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辯不能解。故東風

酒感東風而溢，弦感琴絲而絕，商于五音最細而急，故絕也。將有軍事，相圍守，則月運出以芻草，灰隨墻下，月光中令園，登其一面，則月運亦缺于上也。鯨魚長數里，死于海邊，其星為異。

至而酒湛溢，蠶吐二絲而商絃絕，或感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死而彗星出，或動之也。故聖人在位，懷道而不言，澤及萬民，君臣乖心，則皆譖見于天。神氣相應，徵矣。故山雲草薺，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沆雲波水，各象其形類，所以感之。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于月，天地之間，巧曆不能舉其數，手徵忽恍，不能覽其光。然以掌握之中，引類于太極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陰陽同氣相動也。

故至陰颺，至陽赫，兩者交接成和，而萬物生焉。象雄而無雌，又何化之所能造乎。所謂不言之辯，不道之



道也。

今夫赤螭青虬之遊異州也。天清地定。毒獸不作。飛鳥不駭。入榛薄。食薦梅。嗜<sub>雜</sub>味含甘。步不出頃畝之區。而蛇鱗<sub>善</sub>輕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江海之中。若乃至于玄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凍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振海內。蛇鱗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丘山<sub>斲</sub>巖。帝豹襲穴。而不敢咆。猿狖顛蹶。而失木枝。又况直蛇鱗之類乎。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澹。草木不搖。而燕雀狡之。以為不能與之爭于宇宙之間。還至其曾逝萬仞之上。翱翔四海。過崑崙之

曾嶺高也。疏圃在崑崙之上。砥柱河之隘也。湍瀨湍急流也。蒙汜田所出之地。廣都東南山名。言過廣都之野。送日入於抑節之地也。羽翼灌羽翼也。風穴北方寒風從地出者。

疏圃飲砥柱之湍瀨。遭蒙汜之渚。尚佯異州之際。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弱水。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鴻鵠鷓鴣。鶴莫不憚驚。伏竄注喙。江澗又况值燕雀之類乎。

精神訓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之寧充盈而不泄。精神

一謂道也

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

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坯。矣。將無所違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

相物相名為物

資時也一日性也極急也

攬撮撈引也

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不彊求已。其殺我也不。不彊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我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道其天資而安之不極。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比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眾。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夫造化者之攬。脚援物也。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湯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盎亦無以異矣。

人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躬體之

樸采也素題者不加采飾不斫者不施樽楹

便也。今高其層榭。人之所麗也。而竟樸角不斲。素題不斫。雞珍恠奇味。人之所美也。而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竟布衣揜形。鹿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

美和過道也。實等也。贛。贛也。款地名。言穀藏也。

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今贛人教倉。予人河水。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教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不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筭

筭。筭受穀器也。

越音然大蛇也。

注音軟扇也。楚人謂扇為箑。

有其井一實也。

越人得甬蛇以為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故知其無所用。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知冬日之箑。夏日之表。無用於已。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

本經訓

律知陰陽。或作察。

天地之大。可以矩表識也。星月之行。可以歷推得也。雷霆之聲。可以鼓鍾寫也。風雨之變。可以音律知也。是故大可觀者。可得而量也。明可見者。可得而蔽也。聲可聞者。可得而調也。色可察者。可得而別也。夫至大天地弗

領理也

僂堯之巧工

能含也。至微神明弗能領也。及至建律曆。別五色。異清濁。味甘苦。則樸散而為器矣。立仁義。修禮樂。則德遷而為偽矣。及偽之生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天下有能持之者。有能治之者也。昔者蒼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伯益作井。而龍登玄雲。神棲崑崙。能愈多而德愈薄矣。故周鼎著僂。使銜其指。以明大巧之不可為也。振困窮。補不足。則名生。興利除害。伐亂禁暴。則功成。世無災害。雖神無所施其德。上下和輯。雖賢無所立其功。由此觀之。有賢聖之名者。必遭亂世之患也。今至人生亂世之中。含德懷道。拘無窮之智。鉗口寢說。遂不言而死者眾矣。然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

隅角差邪也古者皆以全幅為衣裳無有邪殺也。觚。贏之理若馬目籠相連干也。言無者冠文取平直而已。

是故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溼弗能及。上之霧露弗能入。四方之風弗能襲。土事不文。木工不斲。金器不鏤。衣無隅差之削。冠無觚贏之理。堂大足以周旋。理文靜潔。足以享上帝。禮鬼神。以示民知儉節。

主術訓

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於千里。冬日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弗招而自来。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為之者誰。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

中原文獻子集卷六

故臯陶瘖而為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於言者也。師曠

瞽而為大宰。晉無亂政。有貴於見者也。

故古之為車也。漆者不畫。斲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媮。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謀。上操省約之風。下効易為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

為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遊居者急於進矣。為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修身者不勸善。而為邪者輕犯上矣。故為惠者生姦。而為暴者生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王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修業。不受贛於君。

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智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為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



土墾草。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

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為直。以屈為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志之所為。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唯堆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為之者難也。毋小大修短。各得其宜。

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無而用之。故無棄才。夫疾風而波興。木茂而鳥集。相生之氣也。是故臣不得其所欲於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於臣也。君臣之施者。相報之勢也。是故臣盡力死節。以與君。君計功垂爵。以與臣。是故君不能賞無功之臣。臣亦不能死無德之君。君德不下流於民。而欲用之。如鞭蹏蹄馬矣。是猶不待雨而求熟稼。必不可之數也。

是故有大略者。不可責以捷巧。有小智者。不可任以大功。人有其才。物有其形。有任一而太重。或任百而尚輕。是故審毫釐之計者。必遺天下之大數。不失小物之選。

者。惑於大數之舉。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準繩也。縣法者。法不法也。設賞者。賞當賞也。法定之後。中程者賞。缺繩者誅。尊貴者不輕其罰。而卑賤者不重其刑。犯法者。雖賢必誅。中度者。雖不肖必無罪。是故公道通而私道塞矣。古之置有司也。所以禁民使不得自恣也。其立君也。所以制端。有司使無專行也。法籍禮義者。所以禁君使無擅斷也。是故君人者。無為而有守也。有為而無好也。有為則諫生。有好則諛起。昔者齊桓公好味。而易牙烹其首子而

天下之最可畏者。惟君故。敬天動民。無非所以畏法籍禮義也。

餌之。虞君好寶。而晉獻以璧馬釣之。胡王好音。而秦穆公以女樂誘之。是皆以利見制於人也。

故中欲不出。謂之局外。和不入。謂之塞中。局外閉。何事之不節。外閉中局。何事之不成。弗用而後能用之。弗為而後能為之。

人主租斂於民也。必先計歲而收。量民積聚。知饑饉有餘不足之數。然後取車輿衣食供養其欲。高臺層榭。接屋連閣。非不麗也。然民有掘穴狹廬。所以託身者。明主弗樂也。肥醲甘脆。非不美也。然民有糟糠菽粟。不接於口者。則明主弗甘也。匡牀弱席。非不寧也。然民有處

匡安也。弱細也。

邊城犯危難。澤死暴骨者。明主弗安也。故古之君人者。其慘怛於民也。國有饑者。食不重味。民有寒者。而冬不被裘。歲登年豐。乃始縣鐘鼓。陳干戚。君臣上下同心而樂之。國無哀人。

蹠踏也。久而水潦也。

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時有涇旱災害之患。有以給上之徵賦。車馬共車之費。由此觀之。則人之生。憊矣。

用簡曰孫思。引此改為瞻。然瞻欲大。有柄不着。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負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福未發。戒過慎

志欲大之善也。

六段極切極當。共千古不可磨。此之論。

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無包萬國。一齊殊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為之轂。智欲圓者。環從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興。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污。窮不易操。去聲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眾。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

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

偏知萬物。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徧愛羣生。而不愛人。類不可謂仁。仁者雖在斷割之中。其所不忍之色可見也。智者雖煩難之事。其不闇之效可見也。府吏守法。君子制義法。而無義亦府吏也。不足以為政。

繆稱訓

君子見過忘罰。故能諫。見賢忘賤。故能讓。見不足忘貧。故能施。

凡人各賢其所說。而說其所快。世莫不舉賢。或以治。或以亂。非自遁求同乎已者也。已未必得賢。而求與已同者。而欲得賢。亦不幾矣。使堯度舜。則可使桀度堯。是猶

以升量石者也。

是故謂不肖者賢。則必不知賢。謂賢者不肖。則必不知不肖者矣。

戎翟之馬。皆可以馳驅。或近或遠。唯造父能盡其力。三苗之民。皆可使忠信。或賢或不肖。唯唐虞能齊其美。必有不傳者。

用百人之所能。則得百人之力。舉千人之所愛。則得千

心教之微妙不可傳也

莫尋莫深也

堯仲相齊則法度審國刑不能及聖猶文錦雖

惡宜以升廟也

子產相鄭先恩而後法猶練染為衣温厚而非

宗廟服也

漸習也

醫駱越醫

積薄為厚積卑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輝小人日快  
快以至辱其消息也離朱弗能見也文王聞善如不及  
宿不善如不祥非為日不足也其憂尋推之也  
故笄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絲也美而不尊虛而  
能滿淡而有味被褐懷王者故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  
心可以得百人  
故世治則以義衛身世亂則以身衛義死之日行之終  
也故君子慎一而用之無勇者非先懼也難至而失其  
守也貪婪者非先欲也見利而忘其害也  
輸子陽謂其子曰良工漸乎矩鑿之中矩鑿之中固無

物而不周聖王以治民造父以治馬醫駱以治病同材  
而各自取焉

崇侯紂時諸侯  
惡來紂之臣

功名遂成天也循理受順人也太公望周公旦天非為  
武王造之也崇侯惡來天非為紂生之也有其世有其  
人也教本乎君子小人被其澤利本乎小人君子享其  
功

人情說其所苦則樂失其所樂則哀故知生之樂必知  
死之哀

措刺也  
弘欲以術輔周

鐸以聲自毀膏燭以明自鑠虎豹之文采射猿狖之捷  
來措故子路以勇死萇弘以智困能以智智而未能以

周人殺之

歲多風則鵲作巢卑水之所及則懶避而為穴暉目鳩鳥也晏無雲也天時晏靜暉目先鳴陰諧暉目雌也天將陰雨則鳴

智不智也。故行險者不得履繩。出林者不得直道。夜行瞑目。而前其手。事有所至。而明有不害。人能貫冥冥入於昭昭。可與言至矣。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為是謂人智不如鳥獸。則不然。故通於一伎。察於一辭。可與曲說。未可與廣應也。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於四海。是故祿過其功者。損名。過其實者。蔽情。行合而名副之。禍福不虛至矣。身有醜夢。不勝正行。國有妖祥。不勝善政。是故前有軒冕之賞。不可以無功取也。後有斧鉞之禁。不可以無罪蒙也。素脩正者。弗離道也。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

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是故積羽沉舟。羣輕折軸。故君子禁於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積快而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積恨而成怨。故三代之稱。千歲之積譽也。桀紂之謗。千歲之積毀也。

人君以德廣其土

數謂律曆之數也。五土之宜各

地以德廣。君以德尊。上也。地以義廣。君以義尊。次也。地以強廣。君以強尊。下也。故粹者王。駁者霸。無一焉者亡。昔二皇鳳凰至於庭。三代至乎門。周室至乎澤。德彌麤。所至彌遠。德彌精。所至彌近。欲知天道。察其數。欲知地道。物其樹。欲知人道。從其欲。

有所生之禾君  
子欲于道小人  
欲于利

繩所以彈曲者  
也  
形埒兆朕也

勿譙勿駭。萬物將自理。勿撓勿撓。萬物將自清。  
驕溢之君無忠臣。口慧之人無必信。交拱之木無把之  
枝。尋常之壑無吞舟之魚。根淺則末短。本傷則枝枯。福  
生於無為。患生於多慾。害生於弗備。穢生於弗緝。  
是故知己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福由己發。禍由己  
生。聖人不求譽。不辟誹。正身直行。眾和自息。今釋正而  
追曲。倍是而從眾。是與俗儂走而內行無繩。故聖人反  
已而弗由也。道之有篇章形埒者。非至者也。嘗之而無  
味。視之而無形。不可傳於人。  
天下有至貴而非勢位也。有至富而非金玉也。有不壽

而非千歲也。原心反性則貴矣。適情知足則富矣。明死  
生之分則壽矣。

齊俗訓

柱不可以摘齒。筐不可以持屋。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  
以追速。鈇不可以為刀。銅不可以為弩。鐵不可以為舟。  
木不可以為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  
物一齊而無由相過。

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曰  
其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觶不厭  
薄。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

角觶刀劔羽間  
之覆角也

小簪也

采齊肆夏皆樂名也

一也。今之喪與衰孰急。見雨則表不用。升堂則衰不御。此代為常者也。

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槩還之禮也。蹠牒采齊肆夏之容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鍾鼓盛莞蕭揚干戚奮毛旌以為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糜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糞足以收歛。蓋藏而已。

鱗施玉田也。綸祭也。束縛也。

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飭以繁。樂優

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聖人廢而不用也。

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體也。

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藉。風俗一世之迹也。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絹以綺繡。纏以朱絲。尸祝均衽絃。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出而已。夫有孰貴之。

夫一儀不可以百葢。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移則俗易。故聖人

芻狗束芻為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衽純服衽墨齋才也



論世而立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不同。非務相反也。時世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以為法。所以為法者。與化推移者也。

故狐梁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為也。聖人之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可聽也。其所以言。不可形也。

故曰。得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之數。樸至大者。無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圓。得規。地之方。不得矩。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

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其見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閱者。不可與論。至。

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所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今吾欲擇是

施微曲也

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知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醜酸而已矣。

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闕面於盤水則圓。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負。有所隨者。所自闕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身而待物。庸遽知世之所自窺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猶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

胥胥以翫插者  
使入深脊強者  
任負重目不正  
囚令歸偃人塗  
死因此後也

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上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胥者使之踏鑿。強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准。偃者使之塗。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教世

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剝刷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

故高不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驃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

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騫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曲

漢準水望之平

家。西家謂之東家。雖臯陶為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

夫民有餘即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藟子。利不足也。劉氏持政。獨夫收孤。財有餘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汜論訓

故民迫其難。則求其便。困其患。則操其備。人各以其所知。去其所害。就其所利。常故不可循。器械不可回也。則先王之法度。有移易者矣。

故五帝異道而德覆天下。三王殊事而名施後世。此皆因時變而制禮樂者。譬猶師曠之施瑟柱也。所推移上下者。無尺寸之度。而靡不中音。百川異源而皆歸於海。百家殊業而皆務於治。王道缺而詩作。周室廢禮。義壞而春秋作。詩春秋學之美者也。皆衰世之造也。儒者循之以教導於世。豈若三代之盛哉。以詩春秋為古之道而貴之。又有未作詩春秋之時。夫道其缺也。不若其全也。誦先王之詩書。不若聞得其言。聞得其言。不若得其所以言。得其所以言者。言弗能言也。故道可道者。非常道也。

金石鍾磬故曰調而不更。琴瑟絃有散急柱有前却。故調事亦如之也。

槽柔木予無擊無鉄刃也。刺鋒也。隆高也。衝所以臨敵。城衝突壞之渠。漸也。一曰渠甲名。檐。愾所以禦天。

何況君數易世。國數易君。人以其位。達其好憎。以其威勢。供嗜欲。而欲以一行之禮。一定之法。應時耦變。其不能中權亦明矣。故聖人所由曰道。所為曰事。道猶金石。一調不更。事猶琴瑟。每絃改調。故法制禮義者。治人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治也。故仁以為經。義以為紀。此萬世不更者也。

古之兵。弓劍而已矣。槽柔無擊。脩戟無刺。晚世之兵。隆衝以攻。渠檐以守。連弩以射。銷軍以鬪。古之伐國。不殺黃口。不獲二毛。於古為義。於今為笑。古之所以為榮者。今之所以為辱也。古之所以為治者。今之所以為亂也。

夫神農伏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然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執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疆暴。由此觀之。法度者所以論民俗而節緩急也。器械者因時變而制宜適也。夫聖人作法而萬物制焉。賢者立禮而不肖者拘焉。制法之民不可與遠舉。拘禮之人不可使應變耳。不知清濁之今者不可令調音。心不知治亂之源者不可令制法。必有獨聞之耳。獨見之明。然後能擅道而行矣。

今儒墨者稱三代文武而弗行。是言其所不行也。非今之世而弗改。是行其所非也。稱其所是行其所非。是以

盡日極慮而無益於治。勞形竭智而無補於主也。今夫圖工好畫鬼魅。而憎圖狗馬者。何也。鬼魅不世出。而狗馬可日見也。夫存危治亂。非智不能道。而先稱古。雖愚有餘。故不用之法。聖王弗行。不驗之言。聖王弗聽。天地之氣莫大於和。和者陰陽調。日夜分而生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生之與成。必得和之精。故聖人之道寬而栗。嚴而溫柔。而直猛而仁。

故恩推則懦。懦則不威。嚴推則猛。猛則不和。愛推則縱。縱則不令。刑推則虐。虐則無親。今不知道者。見柔懦者侵。則矜為剛毅。見剛毅者亡。則

中庭效  
於為柔懦。此本無主於中。而見聞舛馳於外者也。故終身而無所定趨。

趨舍人異。各有曉心。故是非有處。得其處則無非。失其處則無是。

故桀囚於焦門。而不能自非其所行。而悔不殺湯於夏臺。紂居於宣室。而不反其過。而悔不誅文王於羑里。二君處疆大勢位。脩仁義之道。湯武救罪之不給。何謀之敢當。若上亂三光之明。下失萬民之心。雖微湯武孰弗能奪也。今不審其在已者。而反備之於人。天下非一湯武也。殺一人則必有繼之者也。且湯武之所以處小弱

而能以王者。以其有道也。桀紂之所以處疆大而見奪者。以其無道也。今不行人之所以以王者。而反益已之所以奪。是趨亡之道也。

夫牛蹠之涿。不能生鱸鮪。而蜂房不容鵠卵。小形不足以色大體也。

故小謹者無成功。訾行者不容於衆。體大者節踈蹠距者舉遠。自古及今。五帝三王。未有能全其行者也。

故未有功而知其賢者。竟之知舜。功成事立而知其賢者。市人之知舜也。為是擇度數而求之於朝肆草莽之中。其失人也必多矣。

鱸大魚長丈余  
細鱗黃首白身  
口在腹下鮪大  
魚長丈余仲  
春二月從西河  
上得過龍門便  
在龍  
游足距大也

根者自用係有  
智非其智愚者  
不能斷割有似  
于仁非真仁也  
饒者不知畏危  
難有似於勇非  
真勇

夫物之相類也。世主之所亂惑也。嫌疑肖象者。眾人之  
所眩耀也。故狠者類知而非知。愚者類仁而非仁。饒者  
類勇而非勇。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則  
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苟勞勞之與彙奉也。蛇牀之與  
麋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劔工惑劔之似莫和者。唯歐冶  
能名其種。玉工眩玉之似碧廬者。唯猗頓不失其情。闇  
主亂於姦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故蛇舉首尺而脩短可知也。象見其牙而大小可論也。  
古之善賞者。費少而勸眾。善罰者。刑省而姦禁。善予者。  
用約而為德。善取者。入多而無怨。

姦亦盜也有主  
曰管篡弒下謀  
上也矯擅作君  
命誣以惡覆  
也

故聖人守約而治廣者。此之謂也。天下莫易於為善。而  
莫難於為不善也。所謂為善者。靜而無為也。所謂為不  
善者。躁而多慾也。適情辭餘。無所誘惑。循性保真。無變  
於已。故曰為善易。越城郭。踰險塞。女符節。盜管金。篡弒  
矯誣。非人之性也。故曰為不善難。  
今夫雷溜水足以溢壺。楫渴而江河不能實漏。庖故入  
心猶是也。自當以道術度量。食充虛。衣禦寒。則足以養  
一尺之形矣。若無道術度量。而以自險約。則萬垂之勢。  
不足以為尊。天下之富。不足以為樂矣。

詮言訓

慶忌吳王僚之  
子闔閭弑僚使  
要離刺慶忌標  
大杖以桃木為  
之以擊殺罪由  
定以未鬼畏桃  
也

王子慶忌死於劍。羿死於桃。培棒。子路殖於衛。蘇秦死  
於口。人莫不貴其所有。而賤其所短。然而皆溺其所貴。  
而極其所賤。所貴者有形。所賤者無朕也。故席豹之疆  
未射。鰻鰻。之捷。來措。人能貴其所賤。賤其所貴。可與  
言至論矣。

霜雪雨露。生殺萬物。天無為焉。猶之貴天也。厭文搔法。  
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尊君也。辟地墾草者。  
后稷也。決河濬江者。禹也。聽獄制中者。皋陶也。有聖名  
者。堯也。故得道以御者。身雖無能。必使能者為已用。不  
得其道。伎藝雖多。未有益也。

故不為善。不避醜。遵天之道。不為始。不專已。循天之理。  
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從天之則。  
德可以自脩。而不可以使人暴。道可以自治。而不可以  
使人亂。雖有聖賢之寶。不遇暴亂之世。可以全身。而未  
可以霸王也。湯武之王也。遇桀紂之暴也。桀紂非以湯  
武之賢暴也。湯武遭桀紂之暴而王也。故雖賢王。必待  
遇。遇者能遭於時而得之也。非智能所求而成也。君子  
脩行而使善無名。布施而使仁無章。故士行善而不知  
善之所由來。民贍利而不知利之所由出。故無為而自  
治。善有章則士爭名。利有本則民爭功。二爭者生。雖有



自為自恃也辭  
助不受傍人之  
助也

賢者弗能治。故聖人揜迹於為善。而息名於為仁也。  
君好智則信時而任已。棄數而用慮。天下之物博而智  
淺。以淺瞻博。未有能者也。獨任其智。失必多矣。故好智  
窮術也。好勇則輕敵而簡備。自負而辭助。一人之力以  
圍強敵。不仗衆多而專用身。才必不堪也。故好勇危術  
也。好與則無定分。上之。今不之。則下之。望無止。若多賦  
歛實府庫。則與民為讐。少取多與。數未之有也。故好與  
來怨之道也。

三代之所道者。因也。故禹決江河。因水也。后稷播種樹  
穀。因地也。湯武卒暴亂。回時也。故天下可得而不可取

也。霸王可受而不可求也。在智則人與之訟。在力則人  
與之爭。未有使人無智者。有使人不能用其智於已者  
也。未有使人無力者。有使人不能施其力於已者也。此  
兩者常在。久見。故君賢不見。諸侯不備。不肖不見。則百  
姓不怨。百姓不怨。則民用可得。諸侯弗備。則天下之時  
可承。

人主好仁。則無功者賞。有罪者釋。好刑。則有功者廢。無  
罪者誅。及無好者。誅而無怨。施而不德。放準循繩。身無  
與事。若天若地。何不覆載。故合而含之者。君也。制而誅  
之者。法也。民已受誅。怨無所滅。謂之道。道勝。則人無事

聚菜小皆成行  
境無礙下安也

矣。

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

負之中規。方之中矩。行成獸止。成文。可以將少。而不可以將衆。慕菜成行。瓶甌有堤。量粟而舂。數米而炊。可以治家。而不可以治國。滌杯而食。洗爵而飲。浣而後饋。可以養家老。而不可以饗三軍。非易。不可以治大。非簡。不可以合衆。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易故能天。簡故能地。大樂無怨。大禮不責。四海之內。莫不繫統。故能帝也。

兵略訓

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羣居雜處。分不均求。

不贍則爭。爭則強脅弱。而勇侵怯。人無筋骨之強。爪牙之利。故割革而為甲。爍鐵而為刃。貪昧饕餮之人。殘賊天下。萬人搔動。莫寧其所。有聖人勃然而起。乃討強暴。平亂世。夷險除穢。以濁為清。以危為寧。故不得不中絕。兵之所由來者遠矣。

教之以道。導之以德。而不聽。則臨之以威武。臨之威武。而不從。則制之以兵革。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擲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殺無罪之民。而養無義之君。害莫大焉。殫天下之財。而贍一人之欲。禍莫深焉。

肆一人之邪。而長海內之禍。此大論之所不取也。所為

博字也博派上  
女艦

立君者以禁暴討亂也。今乘萬民之力而反為殘賊。是為席博翼。曷為弗除。夫畜池魚者必去獮。獮養禽獸者必去豺狼。又况治人乎。

晚世之兵君雖無道莫不設渠漸。塹傳堞而守攻者非以禁暴除害也。欲以侵地廣壤也。是故至於伏尸流血相支以日而王霸之功不世出者。自為之故也。夫為地戰者不能成其王。為身戰者不能立其功。舉事以為人者眾助之舉事以自為者眾去之。

故善用兵者用其自為用也。不能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者鮮矣。

故全兵先勝而後戰。敗兵先戰而後求勝。德均則眾者勝。力敵則智者勝。愚勢佯則有數者禽無數。

夫有形埒列者天下訟見之。有篇籍者世人傳學之。此皆以形相勝者也。善形者弗法也。所貴道者貴其無形也。無形則不可制迫也。不可度量也。不可巧詐也。不可規慮也。智見者人為之謀。形見者人為之功。眾見者人為之伏。器見者人為之備。動作周旋。倨句詘伸。可巧詐者皆非善者也。

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

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錙銖有餘。不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則數倍不足。

說山訓

人不小學。不大迷。不小慧。不大愚。

四方皆道之門戶。墉嚮也。在所從闕之。故釣可以教騎。騎可以教御。御可以教刺舟。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日之脩短有度也。有所在而短。有所在而脩也。則中不平也。故以不平為平者。其平不平也。

亡羊而得牛。則莫不利失也。斷指而免頭。則莫不利為

也。故人之情於利之中。則爭取大馬。於害之中。則爭取

小馬

百人抗浮。不若一人挈而趨物。固有衆而不若少者。引

車者。二六而後之事。固有相待而成者。兩人俱溺。不能

相拯。一人處陸。則可矣。故同不可相治。必待異而後成。

上求材。臣殘木。上求魚。臣乾谷。上求楫。而下致船。上言

若絲。下言若綸。上有一善。下有二譽。上有三襄。下有九

殺。畏馬之辟。也不敢騎。懼車之覆。也不敢乘。是以虛袖

距公利也。

針成幕。纂羅成城。事之成敗。必由小生。

小不博不能  
通道故大迷也  
小慧不能通物  
故大愚也

抗亦也非抗也

幕帷也纂土籠也

江淮謂母為社

言有事務不暇  
亦如以曹之人  
雖閉暇無務亦  
不能孝也

東家母死其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  
何愛速死吾必悲哭社夫欲其母之死者雖死亦不能  
悲哭矣謂學不暇者雖暇亦不能學矣  
雨之集無能需待其止而能有濡矢之發無能貫待其  
止而能有穿唯止能止眾止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也今為一目  
之羅則無時得鳥矣今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必  
知所集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慮  
卒然不戒而至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象解其牙不憎人之利之也死而棄其招養不怨人取

之人能以其所不利利人則可

得事謂若他凡  
以蓋屋遺後世  
也遺失謂不能  
放四凶用十一  
相是也

春飢而子秋豐  
而收故民欣也

禁有得事竟有遺道嫫母有所美西施有所醜故亡國  
之法有可隨者治國之俗有可非者琬琰之玉在洿泥  
之中雖廉者弗釋弊筭避甌甗委在罽茵之上雖貧  
者不搏美之所在雖污辱世不能賤惡之所在雖高隆  
世不能貴春貸秋賦民皆欣春賦秋貸眾皆怨得失同  
喜怒為別其時異也

厲利劍者必以柔砥擊鐘磬者必以濡木較強必以弱  
輻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服故梧桐斷角馬羴截  
玉

君子不入獄。為其傷恩也。不入市。為其倖廉也。走不以手。縛手走不能疾。飛不以尾。屈尾飛不能遠。物之用者。必待不用者。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殺人。或曰。知其且赦也。而多活人。其望赦同。所利害異。故或吹火而然。或吹火而滅。所以吹者異也。

說林訓

水火相憎。雖慧在其間。五味以和。骨肉相愛。諛賊間之。而父子相危。親莫親於骨肉。節族之屬連也。心失其制。乃反自害。况

惟小為一曰昂  
無耳為騰又受  
而火炊之故  
在其間

疏遠乎。

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變不足以防大節。

終日之言。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逢蒙之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

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同道。難與為謀。

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貧者未必廉。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彘尾。乃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

清醕有之美。始於耒耜。黼黻之美。在於杼軸。

醕清酒也

附國在漢東姬  
姓之后

一家失燹。百家皆燒。諛夫陰謀。百姓暴骸。

管子以小辱成大榮。蘇秦以百誕成一誠。

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非規

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

有規矩準繩焉。

兕虎在於後。隋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

就利。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債者。不爭銖兩之價。

山生金。反自剥。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

人間訓  
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

舉事。莫不先以其智。規慮揣度。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

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然自以為智。知存亡之樞

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

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

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滋。計福勿

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

功。夫燭火在縹烟之中也。一指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

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水決

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弗能救也。人皆務於抹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

孟諸宋大澤雲  
臺高至雲也

易於救患。

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結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表而用策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

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目植睛。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者。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脩務訓

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

水勢東流。人必事而通之。使得循谷而行也。



容成黃帝臣造  
作曆知日月星  
小之度胡曹亦  
帝臣也奚仲  
夏車正封于

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  
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事成而身弗伐。功立而  
名弗有。非謂其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燠井。  
以淮灌山。此用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若夫水之用  
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輜。春山之用蓐。夏瀆而冬陂。因高  
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為衣。后稷耕稼。儀狄作  
酒。奚仲為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  
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  
其所欲達。遂為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

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  
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  
矣。

智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秦談訓

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  
殺穎澤。亂之楮華之中。而不可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  
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  
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勢契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

象以牙也

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也。至衆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

神農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沉湎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奉宗廟。鮮犒<sup>喬</sup>之具。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契。后稷。皋

王初為鮮乾。切。

陶政教平。姦究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公趨私。外內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

故聖人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

言材各有所偏  
而用之則在乎  
為人上者

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  
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  
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  
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和必蒙正以自為辟。遊  
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污。曰伊尹之道也。分別爭財。  
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之義也。行無廉恥。辱  
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勢門。立私廢公。比周  
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小人紛然。殺亂莫知  
其是非者也。故百川並流。不注海者。不為川谷。趨行踏

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於可行。善行歸乎仁義  
知能。躋馳百事並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中之者。  
謂之君子。弗中者謂之小人。  
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  
在四隣。諸侯失道。守在四境。  
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  
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  
之力耕。則田野必闕矣。以積土山之高。脩堤防。則水用  
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鴈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  
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

蠶再也。稻米通而生者為離。蠶稻相似。蠶之為其少嘗。

蠶蠶一歲再收。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不以小利傷大穫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緩繞而親迎。非不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乞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所生足以為澁。

